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038 六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洋文庫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周禮註疏卷第十八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
保邦國○註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

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

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

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或示音祇本

示地示之例皆倣此下卷亦然佐本或作左音同享許丈反又後不音者同

大宗至邦○釋曰

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單言邦據王爲言也云以佐王建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爲說也○建立至人事○釋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神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爲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此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示吉禮而已又邦國之上空云建保故知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卽云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相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其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邊欲

見五禮皆重故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事謂祀之祭

之享之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

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

疏

以吉至神

示○釋曰此已下敍五禮先以吉禮爲上云事邦國之鬼神示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事謂至邦國二○釋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爲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人鬼十有六也

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

禋

之言煙周人尚

以槱燎祀昊天上帝以寶柴祀日月星辰

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芻芻棫樸薪之槱之
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
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
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實柴司
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
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
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煙
李又音煙槱羊九反本亦作槱音同積也燎良召反
飄音風允薄工反一音房逢及馘音域樸音卜能他
圓于權反○以禋至雨師○釋曰此祀天神之三
之至禮云○釋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旨明禋
注云禋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
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
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
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
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
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謐煙義也
云槱積也詩曰芻芻棫樸薪之槱之者此大雅棫樸
之篇引之謐槱得爲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玉
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則
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煙祀則三
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
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
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
幣立小祀用牲彼雖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
言之則二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煙祀中有

三能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
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
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
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
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
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卽五行
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行
火晦爲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
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爲木八
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
皆是以此推之則北官好燠南官好暘中央四季好寒也
冬至於圓立所祀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
圓鍾爲宮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圓立奏之若樂六樂
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鄭吳天上帝與五
天爲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卽五星東方歲星

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
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
無故鄭云或耳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
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
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爲
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天也云
上天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玄言云夫玄黃
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
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
鄭旣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
天解昊天上帝爲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
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
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爲實牛者偏據
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爲實柴者
賓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中

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左旋爲緯案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大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曆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解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爲二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卽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

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將第六曰司祿是其本末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武陵大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文到也案武陵大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中第六曰司祿是其本末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武陵大守星傳而言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社稷服絳冕及其血祭卽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卽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

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
大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云
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
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中宮大列爲中宮大
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
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
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
注云天皇北辰耀璣寶又云吴天上帝又名大一帝
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
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
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
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大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
帝又掌次云張虧安帝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卽大帝
堯典云欽若昊天比肩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
五帝之文故季夏二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
辰耀璣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
帝之文故季夏二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

大帝得單稱與五
異義天號等六今 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
天秋曰昊天冬曰上天據爲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
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
元氣廣大則稱昊一大仁覆憇下則稱昊天自上監下
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
命羲和欽若昊天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秋左
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玄左
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
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
以監下言之昊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
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
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昊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
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爲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
事各從主耳若察干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之
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
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

大之號不逐四時爲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與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爲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
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
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命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
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
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者上不及
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
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
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祀謹
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
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
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
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
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
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

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
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
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
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武卽位依
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
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
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
月幽禁祭星雩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
融許從鄭君於義爲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
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
其日月入天宗卽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
主日配以月日月旣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以血

四方百物主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鼈辜祭

四方百物

主

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

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禊禊爲罷鄭司農云禊當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礲牲以祭若今時礲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

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鶡鶡牲胷也鶡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鄙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狸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劉直蔭侯反下同厲如字本或作烈禊音祀又作祀罷如字音芳皮反禊張格反食此音嗣下食宗族同少昊詩詔反下少昊同重直龍反該古來反蓐音辱同不見賢遍反此內不音者同竇音獨本亦作瀆下同省

所景反磔攘如羊反蜡七詐反種章勇反郵有牛反
反疏 爻音綴井田間道左思吳都賦云燄燄無數又陟劣
 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社稷
 祀不復用血也。釋曰不言至盡也。釋曰云不言祭
 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
 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唯有次小祀而已以
 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祭下仍
 有狸沈與驂辜二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
 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
 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
 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煙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
 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
 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案孝
 縱接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經
 稷爲長五穀不可偏敬故立稷以表名郊特牲亦云土穀
 社者神也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

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謳爲正其云披礫性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礫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况謳辜爲礫之義必礫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爲五官死乃爲神配五帝在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卽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奠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按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犧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案大司樂云嵩四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爲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爲定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爲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卽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在嵩華山

土爲社稷爲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犧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犧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答曰犧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犧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案大司樂云嵩四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爲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爲定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爲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卽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在嵩華山

者別云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也若然下
云狸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
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狸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廢縣
事于四海山川則節黃駒注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
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入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爵以先之彼亦言祈
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埋沈祭山林川澤
據言不析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
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含藏也云齋齋者皆從
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齋牲體者皆從齋臚解析
之故以齋言之云謂礀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
九門礀禳又十二月大難時亦礀禳是礀牲禳去惡
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被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
之月於郊而爲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

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
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者
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通
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
蜡既不通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財
謹民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
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也
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
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
郵表啜者彼注云農謂田畯與田大夫郵表啜啜止
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閑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
表啜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
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然有先嗇一也司嗇
二也農三也郵表啜四也猶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
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猶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
虎坊與水庸郵表啜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
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猶

磔牲之事也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註

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

五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肆他歷反解

骨體裸古亂反祫餘若反烝之承反祫戶夾反率五音律又音類

疏

以肆至先王經陳以解

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卽有六禮摠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裸是祫之大祭以饋食是祫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摠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爲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生宗廟至一禘。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者但周法有三年一祫則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若殷則

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總名祭法祭天圓丘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孰當朝踐後燭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殼鄭云孰其殼謂體解而燭之是其饋獻獻以盞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爲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裸之言灌者經云裸者是古之裸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鸞先灌也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鸞鬯謂始獻戶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先灌謂王以圭瓚酌鸞鬯以獻尸尸得之瀝地祭訖之奠之不飲尸爲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

戶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酙尸等爲終故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鬼氣歸于天形鬼歸于地故祭祀耳目聰明爲鬼人死鬼氣歸於天爲陽形鬼歸於地寫陰祭時作樂爲陽是求諸陽灌地爲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是諸陰者此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先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合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寢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知向所說其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今此乃燭燭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爲文卽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耳故云六享俱然云祫言肆獻灌禘亦有之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祫言肆獻灌明

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卽以春秋爲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諱僖公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小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爲祫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大祖謂周公廟周公廟中而爲祫祭也云明年春祫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祫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祫文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公宣公二年旣爲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祫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祫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祫是明年春祫明矣故云明年春祫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五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爲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祫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祫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主哀謂

救患分裁凶禮之別有五

疏

以凶

至

之

憂

○釋曰此

如吉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凶裁從

後以物哀之也○

疏

哀謂至有五

○釋曰云哀謂赦

患分裁者此據左氏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裁討罪禮也引之者

證哀者從後徃哀之義言救患分裁討罪者救患卽

邢有不安之患諸侯城之是救患也分裁謂若宋裁

諸侯會於澶淵謀歸宋財是分裁也討罪謂諸侯無

故相伐是罪人也霸者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

者皆是相哀之法故弁代引之

疏

以喪禮哀死亡

○哀謂親者服馬疏

者含襚○舍戶暗反本疏

疏

云亡者多是逃亡此經

鄭不解亡則亡與喪爲一以其逃亡無可哀故也云

疏

哀謂親者服焉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

諸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

疏

無服若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

者服焉疏者含襚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舍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舍法若小功以下有舍并有服也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襚則有之故春秋王使榮叔歸舍且贈士喪禮君使人襚明天子諸侯於臣子以荒禮哀凶札

疏

荒人物有害也曲禮

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札讀爲截謂疫厲○札如字又疏

厲音截縣音玄

疏

荒人至疫厲○釋曰云荒人物

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服云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瘦病荒飢餓者彼不以荒爲目以荒替凶處故彼注荒爲飢饉不爲物有害也曲禮曰以下案彼注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除

除爲妨民取疏食也皆爲賤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穀祭事不縣則大夫士亦然大夫言不食梁梁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曰食黍稷稻粱亦貶於飲酒亦不樂君臣互見爲義也云札讀爲截截謂疫厲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夭昏札瘥是厲鬼爲疫病之事故云謂疫厲也

禍裁

禍裁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

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何不弔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爲火于僞同然者以上下文驗之此禍裁當水火二事爲證也案莊十一年秋宋大水魯人使弔之傳例雨三日已上爲淫澆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事見禮記雜記云亦相弔之道者謂亦如魯莊公弔宋事也

以會豐哀臺灣敗

同盟者會

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
戎故是其類○禮劉戶外反徐古外反更音庚下同喪息浪反澶善然反

其類○釋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爲國敗正本多爲圍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必知禱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禱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云致禱以補諸侯之戎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犒禱之是其有財貨相補之驗故引左氏澶淵之會爲證也案左氏傳爲宋戎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蠭宋向戌衛北宮仲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某人尤之也若然既而無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一邊義無嫌也

以恤禮哀寇亂

恤憂也鄰

歸宋財

引者此取本謀

一邊義無嫌也

以恤禮哀寇亂

國相憂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

疏

因

血

憂至爲

釋曰云

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爲說故鄭以鄰國解之云兵作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者案文

公六年魯惠伯云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又成公十七年長魚橋曰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執御姦

以德御執以刑據此文既言寇亂當據惠伯之言爲義也而云寇之者既不損財物當遣使往諮問安不

而以賓禮親邦國

疏

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

八疏親謂至有八○釋曰經既云親邦國故鄭還以使諸侯相親附解之卽下云相朝聘之義是

也賓禮之別有八者卽下文八者皆以曰間之者是也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

疏

此六禮者

見曰觀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疏

此六禮者

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

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

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觀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

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

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疏曰朝直遙反注下不出者皆同遞音弟徧音遍下同猶朝張遙反疏曰云此六禮者

以諸侯見王爲文者案此經文皆云見是下於上
見故云諸侯見王爲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
之等皆云朝覲諸侯是王下見諸侯爲文故彼注云
諸侯之義故圖天下之事以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
爲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爲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
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爲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
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
甸男采衛要之等云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
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
服當觀之歲盡來觀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
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
言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觀之言勤也
欲其勤王之事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者此鄭
解其名也四方諸侯來朝觀天子豈有別意乎明各
舉一邊互見爲義耳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非謂時
常月直是事至之時故云時者言其無常期也言諸
侯有不順服此解時之義也云王將有征討之事者
謂命以征討之事卽

諸侯旣不順服明知有征討之事也云則旣朝覲王
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者此司儀及觀禮所
云爲壇合諸侯是也云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卽
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云
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子太
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
五年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之者證時會之義
但時霸者會盟諸侯非王者法引之者取一邊證爲義
順服者皆來朝覲天子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
子征討故來也云旣朝覲者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
行朝觀於國中直壇廟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
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
廟也故鄭云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也云殷猶衆也
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
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鄭知十二歲者案大行人云十
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尚書
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曰同及大行人

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爲壇於國外者觀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明知諸侯殷見亦爲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獄然云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玉及協時月正日之等皆是也。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候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五年朝要服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矣。

時聘曰問殷覲曰視

主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

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覲他弔反一音

疏問時聘至一年。釋曰此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天子之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其與上文時見同言時則知此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者上時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事乃聘之焉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事者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云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以其周法依大人諸侯服數來朝則有一服朝之歲。若殷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殷衆也。若殷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衆也。云諸侯乃使卿以大

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以此既諸侯使臣代以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大禮衆聘焉使卿爲大禮對使大夫爲小禮也云一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殷規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十二年朝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衛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

邦國主

國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子。念

以軍禮同

反沈創林反差初疏同謂至有五。釋曰既云同佳反沈初宜反疏邦國則使諸侯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和協不僭差僭差謂若禮記郊特牲云宮縣白牡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侯之僭禮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

用其義勇

勇疏用其義

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用衆鄭云用其義勇者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見義謂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以救君是見義而爲故勇義兼言若朋友推刃是不義

而大均之禮恤衆也疏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勇

以憂民疏均其至憂民。釋曰此大均亦據邦國均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衆也鄭約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注云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衛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若然地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爲目也此云職

之賦卽彼注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

註

古者因田習兵閱

其車徒之數

音悅

古者至之數○釋曰此謂天

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者因田習兵者案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串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田獵爲習兵之事云閱其車徒者田獵之時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故云閱其車徒也

大役之禮任衆也

註

築宮邑所以事民

力強弱

疏

築宮至強弱○釋曰鄭知有築宮邑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也詩又

云築城伊匝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強弱者論語云爲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強弱也

大封之禮令衆也

註

正封疆溝塗之固所

以合聚其民

疆居良反

正封至其民○釋曰知本封爲正封疆者謂若諸侯相

侵境而民則隨地遷移者則民庶不得合聚今以兵往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合衆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爲阻固則封人云爲畿封而樹之者是也

以嘉禮親萬民

註

以嘉禮親萬民

別有六疏以嘉禮親萬民○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者餘四禮萬民所行者少故

舉邦國而言此嘉禮六者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民其實上下通也○注嘉善至有六○釋曰云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者案禮運云飲食男女入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禮節以裁制之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註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

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

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

也。彼列反疏卑通有下文別有饗燕則經云飲食者非

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

別云食故也。親者至然也。釋曰言使之相親

者止謂與族入行飲食卽是相親也云入君有食宗

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禮

弁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

者鄭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

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

其一世降一等云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子孫

雖有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姓若魯姓姬子孫氏曰

仲孫叔孫季孫之屬氏族雖異同是姓姬故云繫之

以姓而不別也云綴之以食而弗殊者謂繼別爲大

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序以昭穆而不可殊異

金

親其恩

夫士法則萬民亦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金

親其恩

有此飲食之禮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金

親其恩

成其性。冠古疏以昏至男女。釋曰此一節陳昏

亂反

姻冠笄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

男而言亦有姻笄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

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

配爲夫妻是也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

女子許嫁十五而笄不許亦二十而笄皆責之以成

人之禮也。親其恩成其性。釋曰案昏義壻親

迎御輪三周是壻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已是親其

恩也云成其性者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爲入

父爲人子爲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

成其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射禮雖王亦立賓

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

議故之辟議賓之辟

以賓至朋友。釋曰言以賓射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

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是賓射之侯也以此賓射

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

故云親故舊朋友也○射禮至之辟○釋曰云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者案大射禮以大夫爲賓主案

此云王以賓射之禮既行燕飲之禮明知王亦立賓爲王已後亦有以臣爲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朋友明據未爲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居攝成王與

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太子是爲世子時共在學者也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卽所引泰

誓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天子有友諸侯之義言此者欲見經云朋友亦舍諸侯在其中案洛邑周公

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主

賓客謂朝聘者○朝聘者○

謂成王云孺子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爲朋友則此朋友之中可以兼之矣引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者證諸侯爲賓及王之故舊皆在議限與此經故舊朋友並得爲賓射相親之事也○以饗燕

釋曰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者食無獻酢之法故別言於上與私飲同斜此饗燕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以賜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主賜膳社稷宗廟之肉也

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賜○賜上恩主賜膳至反膳音煩主歸膳○釋

曰兄弟之國謂同姓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佑故以脰膾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摠云脰膾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脰膾是社稷之肉脰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脰于社不敬注云脰宜社之肉也盛以脰器故曰脰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我祀有執脰我有受脰注云脰祭肉又案異義左氏說脰社祭之肉盛之以脰宗廟之肉各曰脰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脰社稷之肉脰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脰熟居俎上曰脰非鄭義耳對文脰爲社稷肉脰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脰蛤故掌脰云祭祀共脰器之脰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脰也云兄弟有共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脰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各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脰引之證同姓有歸脰之事此文雖主兄弟之國

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胙脰肉周禮以脰膾之禮親弟兄之國不以脰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脰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脰膾之賜是次大行人直言歸脰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脰膾也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姓王昏姻甥舅

周易

以賀至之國。釋曰言賀慶者謂諸侯之國有喜可賀可慶之事王

使人夫往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雖主異姓其同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賛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可知。注異姓至甥舅。釋曰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昏胥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則爲甥主娶女來

則爲舅摠是昏姻之國也。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主每命異儀

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疏以

至之位。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爲摠目以其大宗伯掌五禮禮所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

之位使之不有僭差也。主每命至異數。疏曰云

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者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各云所受賜貴賤不同卽此經以九儀之命正邦國

之位事義相成故云貴賤之位乃正正則不僭濫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者證每命異儀也。

壹命受職主始見命爲正

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

司農云受職治職事。見命如字

下士相見同疏始見至職事

命爲正吏者對府吏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爲正

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爲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

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爲大夫者

一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亦一命者無

一正文直以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又典命大夫

四命之下空文宜有三命二命一命故以王之下士

一命解之若然典命不見王之士三命已下者以其

四命已上有出封之理故下云其出封皆加一等士

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以義推之則士有三命已下也

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設官分職止爲治事故以治職事解之也。

再命受服主鄭司

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

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

孤之服王之中士非再命則爵弁服。疏鄭司至弁服。釋曰先

鄭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者祭衣服雖不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鄭云爲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爲上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言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此言再命爲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也玄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玄冕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謂此受玄冕之服者以司服云孤綿冕卿大夫同玄冕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爲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玉藻注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則公之有孤之國孤綿冕卿大夫同玄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卿綿冕大夫玄冕士皆爵弁若然此注云於子男爲卿卿當綿冕矣鄭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云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已差訖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侯其王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

助祭服故七以爵弁爲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爲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爲首後以王臣亦之得其理也

三命受位

鄭司農云

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

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

疏

曰先鄭云受下大夫

○釋

之位先鄭意以上士二命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上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名爲上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卽典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况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旣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

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聘天子不得言位于王朝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趙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士卽爲王臣也

四命受器

鄭司農云

受祭器爲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

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

疏

鄭司農云受祭器爲上大夫上已破訖玄謂此

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者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爲祭服後爲祭器則儀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今云公之孤四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猶以之使足至四命卽其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未四命已前祭器須假之意

云王之下大夫亦

五命賜則

鄭司農云則者法也

出爲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

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

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

焉○以上

疏

鄭司至制焉。釋曰先鄭云出爲子時掌反

疏

鄭司至制焉。釋曰先鄭云出爲子時掌反

國之名者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賦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爲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爲成國而言可及伯卽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爲成國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二百里不得出千乘爲成

注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下大夫四里之地者大司徒職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者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者此舉後代以況義二十五回夏殷五十里國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則方五十里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爲周法故鄭指此等入爲俗說也云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大平制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證時有解則爲五十里者故也

六命賜官

鄭司農云子男

入爲卿治一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

諸侯圍齊荀偃爲君禱河旣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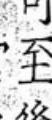
虜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貰先後之。先悉薦

反下先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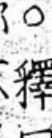
同後胡



豆



鄭司



至後之。



釋曰先鄭



云子男入爲

封加



一等



無入加



之文則出



有加入



無如今以子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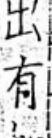
五命入加



一等爲



王朝六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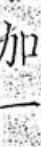


卿於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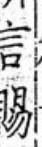
可且見此上

六命之人使已



有之今以賜官爲賜當身治一官亦

不可故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



加入亦加若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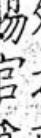
君之義出



加入減故晉詩云



豈曰無衣



六兮毛傳云

天子之卿六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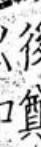


車旗衣服以六爲節



是出加入減也

後鄭不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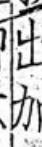


諸侯入爲



王卿大夫其尊加故以爲榮

何得入則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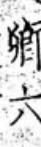


之乎指如鄭武



公桓公並入爲王之司

徒詩人美之若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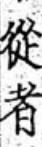


何美之有乎明入



不減鄭君之義

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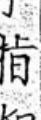


以晉侯入爲王

卿謙不敢必當



七命之服故云



六兮耳玄謂此六命

余叢書

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師有小都大都大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太宰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王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大小都耳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爲官故荀偃對河神故稱其君名諸侯然外事皆稱曾臣言先後者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

七命賜國

王之卿六命出封加

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疏○王之至之國後鄭所云皆據典命而言以其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卽七命是侯伯之國者也

八命作牧

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

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

疏○謂侯至八命○

於外曰侯是牧本爵稱侯矣一州二百一十國選賢侯爲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旄丘責衛伯鄭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時爲州伯是牧下二伯亦用侯也云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令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卽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三

九命作伯

上公有功德者加

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

伯

疏

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加二命爲二伯

職方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者僖公四年左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服袞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爲夾輔乎故鄭以爲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卽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各征半天下故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引之者證二伯尊得征半天下之事也先鄭云長諸侯爲方伯者公羊傳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可及州牧并二伯故云方伯伯長也

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

等猶齊

是一方之長也

等也

猶齊等也○釋曰此經與下爲摠目有此王之鎮圭而言邦國皆以邦國爲主也言等猶齊等者案禮記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剝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卽玉人所云皆依命數是甚

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

王執鎮圭

圭鎮安也所以安四

瑞云王稽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餘州有一大山以爲其州之鎮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州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者以其諸侯圭皆以類爲瑑飾此字爲四鎮之字明以四鎮之山爲瑑飾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謂楊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

云圭長尺二寸者案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

公執桓圭

圭公二王

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

圭公二王

○釋曰此所執謂朝時案聘禮禮記及典瑞所云者是已下皆據朝時也云公二王之後者按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典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上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檻按檀弓云三家視桓檻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豎者而言桓若豎之則有四稜故云四植植卽稜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唯有上者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檻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也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者以無正文故亦云蓋也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候執信圭伯執躬圭主信當爲身聲之公守之是也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主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麓縛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信音身行下孟反

信當至七十

○釋曰鄭必破信爲身者古者舒申字皆爲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爲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身躬圭蓋皆象以人形象致飾者以其字爲身躬故鄭還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麓縛耳者縛細也以其皆以人形爲飾若不麓縛爲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麓縛爲別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圭爲義既以人身爲飾義當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十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候伯守之是也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

主

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

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

圭者未成國也

主

穀所至國也○釋曰穀所以養

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次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璧皆徑五寸者按玉人爛脫大行人有五寸之文也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

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摯音至摯之至自致。釋曰此亦與下爲摠本或作贊。目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爲主也案莊公傳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玉玉亦云贊則王亦是贊此上下文玉爲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爲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摯爲文鄭云摯之言至執之以自致者案士相見新升爲士皆執摯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朝聘乃得見主人故以至解摯也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

夫執鷩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雞

皮帛者束帛

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繪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鷩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

介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遷雉取其守時而曲禮曰飾羔鷩者以續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續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介音界或作既反與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此文雖以天子之臣爲主文兼諸侯之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者案聘禮束帛加璧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者十端每

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摠爲五匹故云東帛也言表以皮爲之飾者凡以皮配物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疋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爲之飾者弧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東帛而授但皮與帛爲飾耳云皮虎豹皮知者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璧色繪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璧色繪蓋漢時有璧色繪故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璧色繪其璧色繪未知色之所定也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獨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者凡羊與羔皆隨羣而不獨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其鴈以北方爲居但隨陽南北木落南翔水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耿介不可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耿介爲君致死不失其節操也云鷺取其不飛遷者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鷺鷺卽今之鴨是鷺旣不飛遷執之者象庶人重遷也云雞取其守時而動者但工或者爲君

興其巧作商或爲君興販來去故執雞象其守時而動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鄭意以經所執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同欲見飾之有異耳云自雉下執之無飾者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無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又引士相見已下者欲以天子諸侯大夫飾摠者與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云此孤卿大夫之摠皆以爵不以命數者但天子孤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下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孤皆執帛爵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數及爵皆執鷺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覲私面之等有庭實故此言無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

四方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

圭是也。

○坐才臥反後神坐於此植音值又時力反又昔置禮謂至是也

周易

禮謂至是也

周易

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

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爲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

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

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縢

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爲三壇同墮又爲

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

於三王之坐秉桓圭引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玄黃禮北方

主

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

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者也禮地以夏至謂之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

謂蒼精之帝而太昊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

精之帝而炎帝祝融火長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

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

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

象地圭鏡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孟

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琮

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璣音黃混戶本反此禮本又作崑音昆崙音倫本又作崙魯門反此禮

○釋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青圭已下有五夫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圓

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之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云禮璧禮昊天明黃宗禮崑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是卽與此同也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峴倫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爲告朔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爲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擇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爲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神

看必象其類者卽璧圜已下是象其類也案爾雅云肉停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圜也云宗八方象地者天圜以對地方有四方是八方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判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云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赤半圭曰璋云象萬物半死者夏時葬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爲虎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爲天圭下琮案觀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者此六玉所用則上璧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至

經神不見中央合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也色而天用玄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

放其器之色

○註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放方往反

○疏皆有至之色○釋曰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幣之色○○註幣以至酬幣○釋曰知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牲戶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兄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戶後酬戶時亦有幣也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註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

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科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

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

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爲制于僞反其中

呈反下同淫泆如字本亦作佚滌徒歷反

反道人音導悍戶幹反劉音旱戚音胡板反鄭司至其類○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文故先鄭後鄭各以意解之不從先鄭天產是天生自然者以其天產地產相對產生也天生謂陰陽配合而生不由人之營造當是六牲地生謂由人營種卽植物九穀之屬是也故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因言德者謂在身爲德

今先鄭以陽德爲分地利以致富以身外解之與陰德爲不露見自相違卽知陰德爲男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天性而自然何異故後鄭亦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謂萬民以致百物者取下文釋此也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馬牛羊豕犬雞並自然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言六牲者但以此經云以天產作陰德據人所膳食作動身中陰德故據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者九穀並是人所種植故云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亦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作動人身中陽德故據九穀而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則動物作之使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劣動制中禮以節之者過謂氣大過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濶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者凡人奢則僭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爲中

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者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知植物爲陰者見聘禮致饗餼醯在碑東醯在碑西醯是穀之所爲是穀物爲陽植爲陰彼以醯鹽相對故醯爲陽醯爲陰也云過則傷性者謂太靜爲傷性樂爲陽故制和樂以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樂能損盈陰氣虛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故禮能濟虛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育其類者卽下文合天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地之化已下是也

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主

禮濟虛樂損盈並行

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種

章勇

又疏以禮至百物○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云禮濟至曰產○釋曰禮濟虛樂損盈此樂記所當濟益而進以進爲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上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爲一以事鬼神爲二以諧萬民爲三以致百物爲四也知化產共爲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爲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化相將先變後惡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云動動人心也變之又與鳩化爲鷹化爲鷹之變改

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爲駕雀，雉化爲蛤，蟻化亦是先變後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乾道產者卵，生胎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本者皆曰產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曰宿昧滌濯

大禮

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

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治猶簡習也。豫

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爲小禮故書涖

作立鄭司農讀爲涖涖視也。○省本又作告同息井

反後省牲鑊皆同鑊戶

禮。釋曰：此亦法三才故享大鬼在其中。帥執事而

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晦滌濯者

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以否云涖玉鬯

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

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

者當省視亨牲之鑊云奉玉鑊者此玉還是上文所

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鑊但鑊與上鬯互見

爲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

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入之鬼神祭

禮王親行之爲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爲小也。詔

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

相之。○執事至視也。釋曰案大宰云祀五帝前

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之屬此

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

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太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宗伯主祭祀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涤濯溉祭器也者此條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溉祭器故據而言之溉卽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卽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盤注云玉盤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盤卽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盤與盤別釋也大宰云祝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玉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盤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玉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卽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成者謂若大祝云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辨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爲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

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爲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爲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音預

下同王有至祭事。釋曰攝訓爲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

音宣

薦徹豆籩王后之事

凡大至邊徹。釋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

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邊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

賓客則攝而載果

王載爲也果讀爲裸代王裸賓客

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舞送則王也

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果音裸又古亂反出注小宗伯職故此院大賓

果。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則通故大同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爲諸侯通也

大行人云大賓爲五等諸侯大客卽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王公之禮再裸而酢此再裸者有

后裸則亦攝爲之内宰贊之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此皆無后裸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宗伯攝

而爲之。注載爲至爲主。釋曰知代王裸賓客以鬯者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鬱實彝而陳之卽大

行人所云裸與此裸皆用鬱鬯也云君無酌臣之禮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裸是天子

君亦不酌臣也云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者以其實代而爲裸卽是直裸不拜案卿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爲之以其恭敬之事

不可使人故也引司農在下者不親爲主卽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下也

朝觀會同山

爲上相太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注相詔王禮

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柩者五人卿爲上擯大

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

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紺衣。曰擯必刃

同紺側注朝觀云則爲上相者此則大行人云上公其反

注

朝觀至如之。釋曰朝觀會同卽兼四時

之禮賓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云大喪亦如之者后及世子喪王爲此主哭及拜賓則宗伯亦

爲上相也云哭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薨於本國赴告天子天子爲位哭之大宗伯亦爲上相與王爲擯耳。

注

相詔至紺衣。

釋曰爲相詔王禮也者經三事爲相皆是詔告王禮也云出接賓曰擯者據大行

人云擯者五人四人三人而言也云入詔禮曰相者此據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是入廟詔禮曰相此對文義爾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云相者五人卿爲上擯者依大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爲上擯若大朝觀則肆師爲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爲承擯案觀禮嗇夫爲末賓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卿爲上擯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喪王及后世子也者以其與王爲上相則王在矣而云大喪則是王后及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前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之者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爲之總麻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紺衣案彼注云麻不加於夭經衍字以合加麻絰於紺衣爵弁之上也

王命諸侯則賈臣主

賓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賈者進當

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

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畧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假音格至也依於嵒臣主賈進至祭焉○釋曰云

反鄉許亮反策初革反臣主賈進之也者以命諸侯故

知賈謂進使前以受策也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

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之則祭統十倫之義五

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

賜服順陽義者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不

要在祭時欲命臣當時爲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

周公後云烝歲文王辟牛一式王辟牛一王命作

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

封伯禽是非特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云立

依前南鄉者此案司几筵云大朝觀大饗射凡封國

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前南鄉是立依前南鄉之事

也云賓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

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者此案觀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云降再拜稽首登受以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據彼文也云此其略也者但命諸侯其時威儀更有委曲今所言不載故云略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者祭統所云者是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爻四望

也上帝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

五嶽四鎮四瀆

故謂至四瀆○釋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裁凶謂年穀

不熟裁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風雨寒暑非一帝之所能爲此祈請亦是卜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文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爲壇遙祭之故云四望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主后土土

神也黎所食者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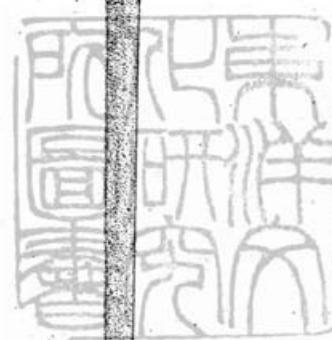
注后土至食者○釋曰大封謂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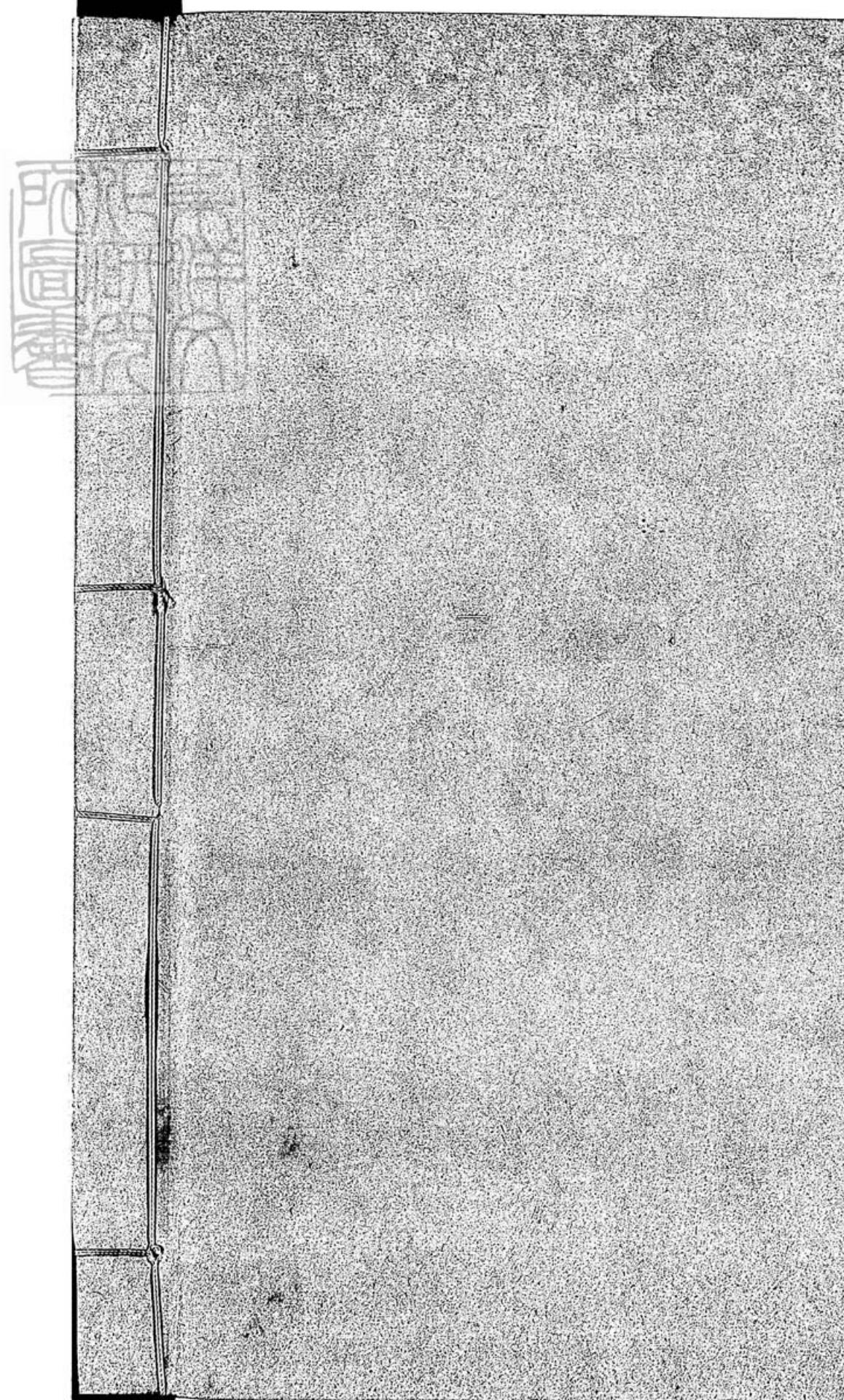
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勾芒中央

士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爲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爲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卽以社爲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爲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答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告后土玄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太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也乃分祀于邦國都家鄉邑主頒讀爲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頒疏班讀至采地○釋曰云頒讀爲班者鄭於周禮所以頒皆讀爲班班謂布也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爲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二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卽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疏分於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職公大都鄉小都大夫家邑也

周禮註疏卷第十八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洋文化研究所